



論語徵集



述而

服部文庫
117
248
7



117
248
7

論語徵集覽卷之七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述而第七

勸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古包氏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見壽月

集覽卷之七

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去。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絲毫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古義 述者依古而傳之也。作者始創其事也。竊比尊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兩者皆不自我作。古之謂老彭。偶有若此之美。故夫子竊比之云。亦謙辭。述而不作。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好為聖人者。不敢有所創。作者何哉。蓋聖人之所自。我作古而好。事必替古。況往聖典則布在方策。述之而有餘。信之而何法。何以創作為夫子之言。

蓋慎妄意造作也。論曰。宋儒每以發前聖之所未發為功。殊不知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備。無所不到。豈復有所未發。而必待後人之發之邪。若孟子性善。養氣等說。皆為仁義而發。本述夫子之言者也。先儒以為發前聖之所未發。而亦自欲以其說附于孟子之後。持敬主靜等說。種種繼作。而其論道。必曰虛靈不昧。必曰沖漠無朕。必曰明鏡止水。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言皆出於佛老之緒。餘而至於吾孔孟之書。則本無此語。亦無此理。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乎。其是非得失。不待辨而明矣。

徵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

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褐也。行不越境。祔蓋玉名。衣褐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教學爲事。故以自比之也。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一

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爲聃者。蓋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爲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者。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述焉。老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作而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

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蟲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爲謙爾。然則孔子非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聖人之道若有若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其所以聖邪。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

舜之大智中庸

於古聖人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
 能建。乃歷數千載。衆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
 則不能知之。孔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
 此孔子之意也。若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
 智者。可以解舜之大智已。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
 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
 慎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
 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為中庸乎。且宋儒合道
 德而一之。仁齋亦狃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戾之
 大者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古鄭玄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新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古義。識。知也。默。而。識。之。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人。言。而。自。識。之。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言。句。語。孟。中。

凡三出。而他章皆無。默而識之。一。故不從舊說。何有於我。言此二者之外。何德能有一。故不從舊說。厭不倦。皆夫人所能。此外。何德能有一。故不從舊說。益見其德之盛也。此二者。雖常人皆可。得而及。故。

夫子每自當之。然推其極也。教不倦。聖人不能至者。夫子貢知之。故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聖人不能至者。夫子既聖矣。蓋道德愈宏。則其言愈卑。德愈邵。則其言愈謙。何者。道德自充足於己。故自不敢事高遠。

若夫其言好為高遠者。皆以其所處之卑也。

子欲無言陽貨篇

徵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問或不得已而一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之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

日出而作逸士傳擊壤歌

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詁。朱註以為孔子自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倭人之言何容乎辨。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真也。

古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新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古義德因脩而進學因講而明徙義則善日長改不善則惡日消此四者聖人豈不能哉但夫子好

學之深體道之無窮故自以為憂也修德謂養仁
義之良心也學者所以明此也聞義則徙不善則
改皆所以脩德也蓋德者本也其所以成始成終
者總在于學此孔門學問之極則學者之所當遵
守者也夫道之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愈出愈
高愈入愈深是以學者有學者之學賢者有賢者
之學聖人有聖人之學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
其歸則一不為聖人而加不為愚人而損道無窮
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為得則非知道者也故雖以
夫子之聖尚爾云云此道之所以為大而夫子之
為聖也

徵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
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以
門人為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為孔子自憂非矣
脩者務美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

周語曰三時務
農而一時講武

王子淵四子講
德論見文選

易繫辭曰夫易
聖人所以崇德
而廣業也

孔子答子張顏
淵篇

必美故務美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
問難為講如四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
以見己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
崇德廣業是為二事則徙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
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
以為四不必拘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古馬融曰申申
夭夭和舒之貌

新燕居間暇無事之時揚氏曰申申形容聖人處也
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
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字今人燕居之時
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四字不得怠

孔子曰見禮記雜記

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
 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古義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此門人記夫子平居之
 容如此及乎其接人則亦自不同所謂君子有三
 變及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也欲為聖人
 之學者當先觀聖人氣象此即學問之準則不可
 忽諸○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
 字說不盡故更著矢矢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惰
 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急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徵申申矢矢居不容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
 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也是之謂乎程子謂申申矢矢中和氣象是誠然
 然是特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
 豈可學而為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

聖人故云爾聖人豈可學而能乎按博雅作印印
 妖妖古字通用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古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
 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見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
 是夢矣故因此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
 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
 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
 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古義此門人常見夫子賢於堯舜而今聞其思慕
 周公如此之甚有竊異之心因知其慕古之篤好
 學之深也蓋夫子壯時切欲行周公之道於天下
 故夜夢屢見之及乎其老無復是夢而自道於天
 之甚蓋歎此道之不行于世也論曰夢者心之動
 也夜之所夢即晝之所思人心不論曰夢者心之動

寐而無夢。雖孩兒無知亦必有之。聖人無邪夢耳。後儒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以夫子之夢為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其弊至於強欲無夢而專務虛靜。謬矣。

徵孔子生于周之衰。志於制作。又人臣也。故夢周公。明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天命不至。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之不復至也。故曰甚矣久矣。程子曰。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是其意。寤則思。寐則夢。未嘗以為無夢也。仁齋先生乃謂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是果何所見也。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冤者邪。世人多謂晝之所思。夜則為夢。殊不知晝之思。思而已矣。夜之

思乃為夢焉。多思慮者多夢。其心慣乎動故也。或有晝之所思。滯而為夢者。然不必皆爾。莊周所謂至人無夢者。謂莫非夢者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古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
新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也。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遊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物適情之謂。藝則

不可闕者也。朝夕遊焉。以博其義。之趣。則應務
 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
 是也。蓋學道。必先於立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
 欲不以行遊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交。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
 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涵泳
 矣。據猶據某地之據。謂身居其地也。據於德。則身
 有所持矣。依者倚附不離之謂。仁者謂道。德之長
 此而行人。則道立矣。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六藝之法
 皆無廢闕也。此孔門學問之條目。當時弟子有所達而
 事無廢闕也。此孔門學問之條目。當時弟子有所達而
 佩服者。故曰道者。人之所由行。故曰志。德者。人之所
 執守。故曰據。仁則近而見於行者。故曰依。藝。不可
 不講。亦不可據。仁則近而見於行者。故曰依。藝。不可
 道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故夫子雖有大小之非他
 復禮之訓。則蓋古之學問。必有條目。顏子聞克己
 復禮之訓。則蓋古之學問。必有條目。顏子聞克己

也。論曰。道德仁藝。本無二致。此章大小始終立言
 自有其序。大抵古人之書。每言道德仁義。而未嘗
 稱仁義道德何者。謂之道。德則自有仁義之實。而
 未仁義之名。既謂之仁義。則又各有其跡。而不
 見道德之全。此道
 德仁義之辨也。

徵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者。志於先
 王之道。得諸己以行世也。先王之道大矣哉。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豈一旦所能得乎。故曰志於道德
 者。己之德也。德人人殊。各以其性所近而成焉。虞
 書九德。周官六德。可以見己。易大傳曰。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是之謂也。據者。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
 也。我性之德。守而不失。可以進取。故曰據於德。依

九德書皋陶謨
 六德周禮大司
 徒
 易繫辭

聲依永書舜典

者。違之反。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亦此意。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其道主仁。然仁有所不及也。於是眾德以輔之。是先王之道所以為美矣。雖然所主在仁。故凡道之在行者。始於孝弟。推而達諸天下。一皆以生之成之長之養之之心行之。而不與此心相離。是謂之依於仁。知仁勇三德之類。凡所謂仁者。皆指行言之。亦此意矣。蓋學問之道。在依於仁。苟能依於仁。則眾德皆成。故子曰。里仁為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子曰里仁又曰雍也篇

周禮地官師氏

而已矣。謂其它眾美自然來至也。藝六藝也。游猶游旅。有時乎游。可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也。人之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雖然依於仁游於藝。豈異事哉。依於仁。莫有所事。以游於藝為其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仁之所以成也。周禮至德以為道本。謂志於道也。敏德以為行本。謂據於德也。孝德以知逆惡。謂依於仁也。朱註。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仁齋先生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二子皆不識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故爾。夫六藝

規壽閣

集覽卷之二

十一

者。聖人設此以養人之德性可不學乎。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是志字從心從之。故為此解。殊不知倉頡制字。取義一端。以便記憶。豈容固拘偏傍解乎。志謂心所存主也。否則匹夫不可奪志。玩物喪志。皆不可通矣。心所存主。日夜嚮注。於是迺有之意耳。人倫日用之間。是混乎中庸五達道也。殊不知五達道謂其可通行者已。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乎心。豈足為德乎。

不可奪志子罕
篇
玩物喪志書旅
藝

大哉聖人之道
三句即中庸語

禮樂得於身據
禮記樂記鄉飲
酒義已見

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得於身者。能誠也能誠。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凡道之一節。誠于已。皆謂之德。或得諸性。或得諸學。故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古 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新 脩。補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

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古義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束脩其至薄者此見夫子誨人不倦之仁也言人
不知來學則已苟以誠而來學則吾無不有以教
之其欲人之入於善之心猶天地之徧萬物而一
棄物也

徵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
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
行竟中言雖薄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
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
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
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延篤曰吾自束

脩以來為人臣梁高曰束脩勵節賈堅曰吾束脩
自立皆謂束帶修飾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
說為優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古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
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
隅以語之其人思
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新憤者心求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
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
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
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
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知
 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知
 古義：朱氏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
 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
 告也。愚謂：再告者，再言而決之也。朱氏曰：上章已
 言以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
 力，以為受教之地也。○聖人欲人之入于善之心
 固雖無窮，然學者無受教之地，則猶下種不毛之
 地，雖有時雨，降奈其不生，萌何？蓋聖人欲學者為
 受教之地，而云然，非
 不輕施教之謂也。

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詩六月辭
 發揮易文言

徵 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啓謂微示其端緒也。
 如元戎啓行，亦謂開其端也。悱以口言之，腓疾皆
 訓萎，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
 謂達其枝葉也。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

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為
 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
 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
 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曰：力不
 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
 也。自孟子以言語聒人而後，諸老先生皆務欲咸
 輔頰舌。謬哉！夫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大者大生，
 小者小生。故譬諸天地之德，至矣哉！焦氏筆乘曰：
 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古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新臨喪哀不能甘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人情性之正也

古義夫子在有喪者之側哀戚之情若已有之故雖食不能甘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歇自不能

事雖在他聖人之心慈愛惻怛無所不至故凶變之

可見聖人仁心之厚無時無處不然非

徵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

怒也諸老先生粗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

不遷怒雍也篇

程正叔乃欲慶之日不弔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古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孔子

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已

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與已同故

發此問孔子安國曰暴虎徒馮河徒涉

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

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

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舍之而不藏矣

宋元通鑑哲宗紀載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禮不可曰歌不或曰不哭則不哭

唯

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古義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惟孔子與顏子為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以為行三軍。別有其材。非用舍行藏之人。之所能為也。故問夫子。倘行三軍。將與回。毀亦與我。歟。暴虎徒馮。馮河。徒涉。皆匹夫之勇。非求全之道。故夫子不與焉。若夫敬事而不敢。動悉慮而。要其成者。實君子之心。眾之所倚。賴夫子之所與必在。于此。蓋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也。馮氏去非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顏子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

徵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

內聖外王已見

道也。是語孔顏之心。雖眇乎。無益於學者焉。非孔子本意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顏子知道之全。故云爾。仁齋先生曰。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是昧乎道德之字矣。其意謂道德非二物。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本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殊不知雖有至德。苟不知先王之道。曷行曷藏。用之而莫有可行。舍之而莫有可藏。何以與于斯乎。知道者鮮。信哉。且孔子以知天命自稱。尹氏可謂駟不及舌已。又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故孔子語以制作之

道而後世以亞聖稱顏子。是其意謂聖人如來。亞聖補處菩薩。於是乎妄以己意作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勇直遂也。仁齋先生曰。悉慮而要其成。失字義矣。蓋謀與慮殊。謀者心有所營為也。慮者思之委曲也。如出謀發慮。可以見己。禪謀於野。豈必皆與人謀乎。大氏用兵主謀驕而無謀。所以敗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出謀發慮禮記
內則
左傳襄三十一
年曰禪謀能謀
謀於野則獲

古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孔安國曰。人所好者。古

新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求不可求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古義。執鞭賤者之職。言使富能長人之材。益人之智。有可求之義。則雖為賤職。亦所不辭焉。如求而無益。則不若從吾所好之為樂也。奚必役於求哉。吾所好者。即謂學也。有求而無益於得者。非仁義忠信則求無益矣。有益於得。富貴爵祿。非惟不可必得。而亦無益於得。此富者所以不可求也。嘗曰。雖執鞭之士。吾亦信如丘者焉。所以不可求也。好學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者。豈外學問而夫子云之乎。

徵富而可求如不可求如問諸人而決之所以教命也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如獨斷之於己所以教決也孔子所好孔安國以為古人之道朱子以為安於義理仁齋先生引不如丘之好學三子之所好殊焉且安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哉學學古人之道也孔子又曰好古仁齋舍古而取學其意謂孔子之道與先王殊矣豈不牽所見乎孰謂漢儒失於聖人之意也不言貴而言富春秋之時爵位唯世故人求貴者鮮矣如秦漢以後乃反此

好古本篇

子之所慎齊戰疾

古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新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第子記其大者耳
古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將祭而戒也齊所以交於神明固不可不慎戰則國之大事人命之所繫而疾則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皆不可不慎焉聖人平生雍裕閑暇不見其迹惟於此三者慎之甚至故門人記之學者若於此苟焉則違天悖道可不謹乎
徵子之所慎齊仁齋先生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貴也古者祀聖人配諸天道之所出焉故曰聖人

故曰易上象大觀

以神道設教。夫戰者國之大事。疾者身之所以死。生存亾而齋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之何。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宋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古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新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非聖人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古義不知肉味。言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夫肉味。仰聖之深好。古之篤。忽聞韶而三月之間。不知肉味。嘆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此。此之美也。蓋誠之至感之深。不學自發其嘆。如此。○按史記。三月有學之二字。蓋史遷以三月觀夫子夢見周公。則聞韶而忘肉味。亦奚容疑。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群聖之樂。盡美盡善。莫韶若也。夫子偶聞其音。而非徒聞之以耳也。論曰。大學曰。心不在焉。視焉而不見。聽焉而不聞。食焉而不知其味。先儒會其義。以為人心之應物。各會其境。事過即平。不固滯。住著猶鏡之照物。應而無迹也。然聖人之所以異於眾。猶鏡之不在心。之住而不任。而在好善之篤。與否焉。蓋其好善也篤。其好善之心。之住于善也。亦深。故賢之取人也專。稱其好善者。而末嘗問心之住。不任也。韶者樂之盡美。盡善者也。使眾人之聞之。固非不悅也。韶者樂之好之。不盡善者也。使眾人之聞之。固夫。子願見聖人之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故及聞其樂。心醉神怡。至三月之久。不啻如饑之於食。故及聞其

聖人也。夫方食肉則食為主。而聞韶之心。餘念未化。不知其味。若以正心說律之。則不免為心不正也。先儒嫌其與此章相盤遷。就牽合欲會于一。然彼此扞格無奈。其終不相入。何予故謂大學蓋齊魯諸儒所撰。而與孔門之旨異矣。

徵子在齊聞韶三月。句。聞韶者學韶也。朱註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為是。或謂論語脫二字者。非矣。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

發憤忘食本篇
手舞足蹈禮記
樂記
外庵集經說

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為是。朱子曰。極情文之備。是何能盡乎樂。樂記曰。可以觀德矣。孔子以此觀舜德。故嘆之耳。非聖人之深於樂。安能然乎。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升庵為是。仁齋先生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肉味。亦奚容疑。以排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也。所見極是。祇三月屬下旬。一聞而三月忘味。豈有是理乎。且大學別有所指。排宋儒而及大學。冤哉。古註此齊不成言。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古鄭玄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蒯聵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曰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孔安國曰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宣怨乎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伯夷叔齊為國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蒯聵之問之諾應辭也伯夷叔齊孤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命立叔齊亦不立而逃之伯夷伯夷曰其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

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輒不與也

古義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冉有以為輒之子拒父夫子之所謂不助故與子貢語而子貢諾之若此○舊說時孔子居衛故按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至哀公十一年猶在魯而孔子亦歸魯其間未有冉求過衛事今見冉求子貢問答則是時夫子恐當在魯也衛輒之罪固不待問然夫子之仁不棄物則未可知也伯夷叔齊疾惡之甚者也故子貢以此問夫子試其與不與如何以決其可助與否也怨恨也言夷齊之行雖高而其實皆出於慈愛惻怛之心而毫無所怨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見夫子而賢人許

夷齊而尚疑其不免有怨。則夫子之所不與也。故又以其怨乎發問。而夫子又許其仁。於是知其終不助。輒也。○夷齊之事傳記不詳。孟子稱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史記所載兄弟遜國之事。不足考信。故特依孟子為斷。子貢之問。若世所謂隱語者。而夫子初不解其意。所在直稱夷齊之賢且仁。子貢遂知夫子不助衛君。而不復以衛君之事為問。非子貢深識聖人之心。則不能問之如此。而又足以觀聖人不假一言於人之誠。與其所言。即其所行。不少差違。猶日月星辰之運于天。而其進退躔度。皆可測識於此也。

王氏論己見

徵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朱子曰。時孔子居衛。蓋以子貢不斥其事知之。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信矣。明王氏論之詳焉。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門。獨以惡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故子

史記伯夷傳

貢以怨乎問之。司馬遷亦曰。怨邪非邪。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為怨。歸仁人而樂之。人之有邦。猶已有之。故孔子曰。又何怨。孔安國曰。以讓為仁。豈有怨乎。朱註從之。而曰。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弃其國。猶敝蹤爾。天理人心。自其家言。是則亾論。祇求字不穩。且解怨為悔。終失牽強。它若君子求於己。小人求於人。迺責求之義。自求於人來。求古求道。皆訪求之義。豈容謂求仁乎。宋儒以仁為心之德。又謂有一事之仁。是其病

君子求於己衛靈公篇

根加以昧乎古言。不可從矣。夷齊惡不仁。孔子賢之。其不為輒可知焉。然其迹似怨。倘或怨邪。則夷齊之行。有不慊於心者矣。故又問怨乎。得仁人而歸之。是其心雖喪位。猶弗喪也。然後不仁之人。非孔子所歸者益明焉。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古孔安國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新。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

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古義。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純乎理義。無有他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漠然。而無所動於其中也。論曰。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聖人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豈有所謂樂者乎哉。觀其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則其所樂。固可知矣。然聖人之心理義。渾融無跡。可見故不得。以理義二字形容之。大矣哉。

徵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孔子以此為樂。非矣。

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大傳。明言樂天知命。豈謎乎。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其家言。亡論也。於我如浮雲。鄭玄曰。非己之有。朱子曰。如浮雲之無有。皆非矣。脩人爵而天爵至。

易繫辭

孟子。古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然則此處脩人爵者。前後子

禮曰禮記間傳

者自天祐之。故其福永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疏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為是。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吉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如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古義**數年謂數年之功也。五十字未詳。史記世家亦無。故今闕而不釋。易之為書。窮陰陽消長之變。

以明進退存亡之理。其為教也。貴處退損而惡居盈滿。故學之則能得無大過也。故可無大過之一言。實足以蔽六十四卦之義。猶思無邪。一言以蔽詩三百篇也。論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以類神明之德。蓋示陰陽消長之變。萬物生息之理也。至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系辭以筮之。故謂之周易。及至夫子獨述先王之道。而專崇仁義之德。故其雅素與門人言。諄諄然無非詩書仁義之說。而言及於易者。纔見此章而已。蓋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及夫子則專以義理斷之。而不復襲舊套。孟子亦每引詩書論春秋。而未嘗有一言及乎易者。其學以崇仁義務孝弟存心養性為教。而易中專言利故也。惟其於處世之法。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亦取之。欲學孔孟者。專崇詩書春秋。而於讀易則當以夫子可無大過之言求之。而勿作卜筮之書看。

徵加我數年。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也。五

五十而知天命
為政篇

史記孔子世家

十作卒。果其說之是乎。當曰以卒學易。終不通矣。古註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謂拘矣。且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後之言。此則未至五十之言。可謂牽強。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無大過即史記之彬彬。謂其於易無大謬也。孔子僅言無大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古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書皆常言之也。執守也。其情性守禮者。雖未必出於詩人。倫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若言守禮。所以使學者。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所以論曰。求道於聖賢之盛德。而範乎前脩之懿行也。論曰。求道於高求事於遠。學而範乎前脩之懿行也。論曰。求道於人情。達于日用。初不遠人。以為道亦不遠人。以為人情。而執禮能守者。亦可以範士風。維世道。所以夫子常言此三者也。若夫佛老之學。所以離世絕俗。專事高遠。而不能通乎天下者。實不違詩書之理。故也。而後世儒者。亦雖知誦詩讀書。然求之甚過。艱深。而不知求之於平易。近情。故其著於言行者。每有崎嶇艱深之憂。而無正大從容氣象。豈非所謂非讀書之難。而善讀書之難乎。

徵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是與曲禮詩書不諱合。謂不避諱也。執禮。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古稱教禮之官為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以此証上句也。何註禮不誦。故言執已失其義矣。朱註雅訓常。非也。雅常少殊。且古所謂學者。詩書禮樂而已。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矣。故謂詩書禮為孔子常言者。後人之

詩書不諱禮記
曲禮

見也。且從其說。則執禮二字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為衍。其意謂正字音。瑣瑣塾師之事。孔子大聖人不爾。是其病根。殊不知詩書不諱。古之禮也。或說雅與俗對。謂不用土音也。亦通。然雅俗昉自樂。及至後世。乃用之一切。孔子時所無。故不可從矣。仁齋先生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牽強之甚。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古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古義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子路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故不對云爾者無他之辭子路不對故夫子自代之曰惟能好學樂道而不知年歲之將窮而已知道之無窮而難得故發憤知道之可安而作無所求故樂發憤故愈力樂故不倦此所以忘食與憂而不知老之將也

徵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忘憂但言其好學之篤耳朱註得之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正與此相發知命之言也云爾云云爾爾古言相通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古 鄭玄曰言此者勸人學也

生 而不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古義 生而知之謂不待學而自知也敏速也言汲汲也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為生知不由學者故言汲

周禮師氏

中庸所云據自仲尼祖述至其孰能知之

此以曉之。夫古可以徵于今，未有不由古而能為于今者也。故事替古，則猶以圖求鏡，照其成敗，得失之跡，較然著明，皆為今日之摸楷。夫子以生知，由學者見之，固有生知之聖，由聖人見之本無生知之質，何者？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苟欲盡無窮之道，則不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此所以雖夫子之聖，尚汲汲乎此也。

徵敏以求之者也。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摸稜。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自一義。謂汲汲也。如周禮敏德以為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此章當以黽勉為義。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

朱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是其家言，特以清明昭著言之，乃陳北溪清水濁水之說耳。其說雖巧，哉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所言如所見，不可不察。又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是又其意以當然之理為道，以考驗為學，淺乎其言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古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莽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

神語

古義怪猶行怪之怪。言非常可駭之行也。力勇力。亂悖亂。神異之事。語之則必使人厭常而輕德。故夫子皆不語之也。此明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神者甚乎人之易惑也。論曰。夫子嘗有好怪語。治而不語亂。神者甚乎人之易惑也。論曰。夫子嘗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戒人不修人道而諂瀆鬼神也。至此直稱不語則益見其妖異之說。恐啟後世記禮之書。稱孔子之言。絕諸言議。以此觀之。後世記禮之書。稱孔子之言。絕鬼神妖異之事者。皆附會之說也。

徵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蓋謂召弟子語之。

周禮大司樂
戴記文王世子
顏淵仲弓問仁
顏淵篇

使其奉以行諸己者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是也。如顏淵仲弓問仁。孔子云云。皆曰請事斯語。可見皆指孔子所答為語。亦此意。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先王之典所尚。故不以為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故亦不以為語也。語字之義不明。漢儒以來。乃謂不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平日閑談。何嘗不一及之乎。可謂拘矣。鬼神。天神。人鬼也。朱註謂造化之迹。迹豈鬼神乎。又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鬼神豈窮理之所能明乎。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非

李充曰見邢疏

李氏曰其

孔子時語氣不可從矣。仁齋先生曰。怪猶索隱行怪之怪。亦不識文者之言焉。仁齋又據此章而排易中庸禮記言鬼神者。為非孔子之言。果其說之是乎。春秋無非亂。亦非孔子之作。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古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

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古義此明得師之甚近而道之甚廣也言三人相聚則其善不善較然可見矣我但從其善而改其

應酬蓋
應酬中
漢文王
風韻大同樂

不善者則善不善皆莫非吾師也人每有無良師友之歎殊不知何時無師何處無師心誠求之必有真師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人惟病不求之耳

徵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不善者而後以為己之鑒戒。不以為師也。朱註一善一惡其一我也。本諸何邪。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矣。老子猶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嘗以不善為師。古言為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

老子二十七章

見

卷之七

二十九

焉下有我

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

古包氏曰桓魋宋司馬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新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魋

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

其奈我何言必已

不能違天害已

古義史記世家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語朱氏曰孔子言不能違天害已論

矣故孔子桓魋此語朱氏曰孔子言不能違天害已論

是之德則桓魋暴人也夫子旅於天曰欲殺孔子何

曰或不曰桓魋暴人也夫子旅於天曰欲殺孔子何

憚而不可為在斯時恐難委之於天曰欲殺孔子何

然之理人為自取之道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

家必有余殃是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命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是謂人有自取之道也非言論之所能盡也朱氏

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

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謂並

行而不悖也可謂善論孔子者也

徵天生德於子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

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

且非孔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

育英才而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

子而桓魋若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

天命徒然矣孔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

既沒同意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文王既沒子罕

見壽明

集賢卷之七

三十一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古包氏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包氏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新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古義與猶示也此門弟子以夫子之道爲高深不可幾及而見其一言一行皆從容平易混然無迹而疑其有隱故夫子言此以曉之論曰論語二十篇其一言一行皆莫非吾師也故曰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聖人之道不高不卑非難非易通於天下達於萬世而不得須臾離實爲中庸之極也其以聖人爲高而不可學者固不知道焉爲近而不足學者亦異端之流蓋不知道者唯若顏子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而後爲善知論語也

徵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二三子以孔子爲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

語助辭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爲汝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卽乎爾轉音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包咸曰我

不憤不啓四句本篇文

孟子盡心篇

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為是言吾所行必與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蓋欲二三子默而識之也是丘也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焉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自孟子雄辨聒人而後儒者終莫識此意程子以此章為聖人俯而就之是不識教之道本然強為解事者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古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天何言哉陽貨篇

本論文

新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古義此孔氏之家法也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己信以應物蓋萬世學問之程也學者當謹守之而不得輒變其法也論曰四教以忠信為歸宿之地即主忠信之意蓋非忠信則道無以明矣
德無所以成矣禮者忠信之推敬者忠信之發乃人道之所以立而萬事之所以成也凡學者不可不以忠信為主也而後之諸儒別各立宗旨以為學問之主意者何哉
徵文行忠信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謂政事信謂言語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射五物古有之舊註不識古言如程子忠信為本亦唯三耳如邢昺亦唯文行耳凡政事皆為人謀者故貴忠善言而不信亦何貴乎是所以忠信為

射五物周禮卿大夫職

二科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古疾世無明君也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

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

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

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古義聖人者仁智合一行至其極之名君子者以德之通稱朱氏曰子曰字疑衍文聖人君子以德

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朱氏曰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其曰有恆之難者所以明善人君子與聖人之益難而不可易也此見夫子好賢之深也夫好善優乎天下矣好賢好善之實也夫子冀見賢者之心不啻若饑渴之於飲食知道之愈無窮而學之愈無盡也學者鬚鬢其萬一亦可以入聖域人君鬚鬢其萬一於治天下國家何難之有○曾氏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恆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

徵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其言之牴牾也况

子賤見公冶長南容見憲問篇

見壽問

集賢卷之七

三十三

不踐迹先進篇

聖人本開國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不拘先王之舊也是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恆有故曰不得而見之矣君子固學先王之道以成德者善人有恆者固無學問然張敬夫所謂以學言以質言張橫渠所謂志於仁而無惡皆昧乎語勢及不識善人矣非有恆者雖或用孔子然不能久故願有恆者也且書曰罔克有終是人君之德以恆為美也大氏宋儒以來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忘於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故動輒作窮措大解可憫之至善人以下異日之言

書太甲

以其相類故同居一章子曰何必術也難乎有恆矣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可謂善解古文辭已有亡以人言盈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言亡人而以為有人倉廩虛而以為盈民困約而以為泰務夸大以自意是無所守者也故難可名之為有常已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古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而射也宿宿鳥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或不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

待人大可知小者
 如此大者可知
 古義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
 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
 或不不得已而釣也此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此
 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
 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見夫子道度
 越萬世然本不離世以為高不違俗而獨立所以
 為中庸之至也韓子所謂吐辭為經舉足為法唯
 聖人為然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義者天下之
 大用也非仁則萬物不育非義則萬事不行兩者
 相須而不得相離也見聖人之釣與弋而後知義
 之不可廢也夫焚林竭澤暴殄天物者固不得為
 仁而至於斷屠戒殺宗廟不血食者則亦不知義
 之不可廢豈復得為仁也哉其不可行于天下也
 均矣故聖人以天下為道而不以一人強天下
 下以萬世為教而不以一時律萬世至矣

徵釣而不綱。綱不它見。恐綱字誤。釣網事殊。故著

而字宿是弋宿故無而字何註孔曰釣者一竿釣
 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邢昺
 疏曰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殊不知孔註至
 流字而止以繳而下何晏也古者在禮士得弋釣
 至於綱宿則民之所為也君子不為矣何以知之
 天子諸侯為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
 自為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為故為
 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當然焉古者貴禮
 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
 不綱不射宿後世儒者不知道不知禮故其於此

孟子說見梁惠王篇

章也。不知求諸禮。但言仁人之心耳。故其論終有窮矣。以禮言之。仁義豈外哉。朱註又引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是亦以不忍之心為仁。惑於孟子遠庖厨之說。其視仁如浮屠氏。故為是言已。是禮也。豈在不得已哉。大氏後世井田廢。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為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義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古包氏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孔安國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新**妄作。蓋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古義**。不知而作。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而擇善則有所法矣。多其理。而識之。則有所考矣。皆不敢自作。而取諸人之廣資。眾智。而不敢自專。如此也。聞之。次矣。聖人之取諸人之廣資。眾智。而不敢自專。如此也。聞失之跡。較然。故直記之。皆足以備鑒戒。廣知也。門人見夫子以生知之。聖人居甚。身而後知其德。之甚盛。而聞見之功。不可忽諸。蓋聖人體道之深。取善之周。不自覺其辭之謙。如此。若夫其言誇大者。其道必小。其行過高者。其德必淺。唯中庸之德也。為至也。

徵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自謂知之也。

次也。多聞多見。見于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于人者。多見已得諸簡策及它人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朱註不知其理。淺矣哉。僅知其理焉耳。豈能作之哉。緇衣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多志。即此多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詭自專不達時。空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孔子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

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新互鄉。鄉名也。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字不當見之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已往也。前日所為不善也。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而逆其將來。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亦古義。互鄉。鄉名也。其俗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也。與許也。夫子答門人言。但許彼童子進善。惑者疑耳。非許其也。夫言退而為不善也。予何已甚哉。潔而治也。往非許其也。言凡入潔已而來。但許其自潔。而治能保其前日所言。為生者自生殺者自殺。而生物之心。地之造化。萬物所生者。自生殺者。自生殺者。自生殺者。不自無息於其間。何大哉。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可謂能發夫子之道。而詔之。逃已與聖人。異端誘人。而從已。小儒惡人之逃已與聖人。異端誘人。而從已。

始可與言詩已
學而篇

徵互鄉難與言。鄭玄曰。其鄉人言語自尊。不達時
宜。非矣。朱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亦非矣。觀
於下文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
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
見焉。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
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可謂古人
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
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矣。唯何甚。古註解為一何
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
文之過耳。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猶言喜來而惡

去門人之意也。故曰一何甚。言夫子不若是也。夫
子惟與其潔己而已。朱註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
也。非也。進退未言其善惡。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古。包氏曰。仁道
不遠。行之日。是
者。反而求之。則
為。至仁。由己。欲
則。至何。遠之。有
古。義。此。言。仁。之。甚。近。也。
殊。不。知。欲。之。善。而。求。之。遠。也。
而。以。吾。性。之。善。而。求。之。遠。也。
何。憚。而。弗。求。之。善。而。求。之。遠。也。
事。至。近。為。具。於。性。之。我。理。故。曰。我。
以。仁。為。具。於。性。之。我。理。故。曰。我。
減。欲。仁。復。初。為。求。仁。之。功。

若然則仁之於人也猶四肢百骸之具於吾身人心皆有天下豈有不仁之人亦豈須言至譬諸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之用在乎火而心之德在乎仁積而不燒則無以見薪之用故而不求則無以見心之德故聖賢常曰欲仁曰求仁而未嘗以滅欲復初為至仁之工夫也橫渠有內外賓主之說自合于夫子至字之義與以仁為性為理者大異矣學者審諸

徵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而懷之豈遠乎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之位乎下車而仁可得而行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朱子以心之德為解以欲仁為反而求之之謂豈然哉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

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浮屠焉不可從矣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或曰宋儒以不遠為解段使從其解乎苟非遠也何不遠之有凡謂不遠者以遠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古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弘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

故受以... 為過... 新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問而孔
 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也... 子進之也相此巫馬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司敗與吳
 皆姬之謂之自謂諱君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禮故昭公魯之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
 遠以知禮爲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
 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
 然其受以爲過者亦可以正言其所以過初
 若不其知孟子之過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古義孔氏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之先君嘗
 習於威儀之禮故以官名禮答之巫馬期孔子弟
 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使若宋女子姓而
 昭公取之當稱孟姬而諱曰孟姬使若宋女子姓而
 者然司敗疑其非禮之故先以禮問之至詰
 之○然吳氏程曰其疑謂之故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詰

吳孟子者當時譏諷公嘗習於威儀之禮當時以爲
 幸此聖人之當也昭公嘗習於威儀之禮當時以爲
 爲知禮而夫子以爲過而不辭蓋司敗之再論甚傷
 吳詰之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若此非氣雍德裕之
 急迫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若此非氣雍德裕之
 圭角一應接之間善交集若此非氣雍德裕之
 能然乎論曰舊註其以知禮爲答非也司敗有意問
 之夫再詰之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若此非氣雍德裕之
 司敗再詰之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若此非氣雍德裕之
 諱國惡則非過也苟以非過自以爲過如使夫子有意
 非直也君子之過也如乎哉或曰然則聖人亦有過
 乎曰君子之過也如乎哉或曰然則聖人亦有過
 更也人皆仰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曰不知其
 將叛而使仰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曰不知其
 之過水亦宜乎夫日月薄食五星逆行乎四時失序
 早乾水溢則雖天地不能無過况乎人
 焉耳其復何容疑倘若木石器物一
 死焉耳其復何容疑倘若木石器物一
 改焉聖人之不足貴焉故知者不賢無過而貴能
 道廣矣大人哉

徵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邢昺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此言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為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為道弘也。過而不知。則不能改之。過而人知而告之。則得改。是幸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在上之人。人所具瞻。孔子得比於此。故曰幸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邢昺疏。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

吳氏說見大全

孟子公孫丑篇曰。陳賈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直在其中子路篇直哉史魚衛靈公篇

言稱孟子也。吳氏程以為當時譏諷之詞。或當然也。仁齋先生論此章而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又曰。苟以非過。自以為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非矣。諱君之惡。禮也。豈偽乎哉。仁齋動輒曰。直也。非直也。夫直豈足論聖人乎。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又稱伯玉君子哉。史魚直也。可見直亦一德耳。夫道在行之如何也。而後世儒者以評論是非為務。故其所重在直也。不貴禮而貴直。職此之由小矣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古義朱氏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取

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夫歌小藝也乃於其善無窮之意於是可見矣

徵子與人歌而善善者善之也孔子善之也子與人管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為善之也必使反之

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已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朱註云云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為禮矣宋儒之學為然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古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孔安國曰身為君子已未能也

新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古義莫無也言文吾豈不能及人哉身行君子則吾未能也蓋言行之難○朱氏曰於文言其可以

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又見其不以工之意於
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汲汲於
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
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
哉若此

徵升庵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
為文莫陳騃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
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故文莫黽勉也何註莫無也
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
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
何晏之言也何以知之若使盡出於何晏則止當
云莫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

今解莫為無解文無為文不者是文無文不皆漢
時有是言與文莫侔莫同義故展轉作此解而何
晏不識其意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
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食
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按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
時諺也言凡事黽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
而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
吾未得其人也嘆世少君子也大抵前儒視文甚
輕非聖人本意也且下有也下無也下有則上無
則是文與躬行君子對言者非也文莫一字舊註

不成解。朱子又曰：莫疑辭。是援唐詩中莫字以解論語。可謂不識古文辭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古義 無所不能之謂聖。無所不愛之謂仁。周禮以智仁聖義中和為六德。是也。孟子以仁且智為聖。此以仁與聖相對並論。其意自別。為之謂為仁。猶謂子路曰：汝奚不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亦深。知夫子之歎之意矣。

古義 無所不能之謂聖。無所不愛之謂仁。周禮以智仁聖義中和為六德。是也。孟子以仁且智為聖。此以仁與聖相對並論。其意自別。為之謂為仁。猶謂子路曰：汝奚不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亦深。知夫子之歎之意矣。

已矣。云爾者云云也。意舉或人之言而代之以云

爾也。故知此必孔子承人贊之者也。正與上葉公問孔子章同辭。聖者聖人，仁者仁人，聖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朱子每謂聖者地位，仁者道稱。通上下，非也。堯舜禹湯周公，豈知至而行不至哉。作者之謂聖，制作禮樂，必有所前知，故舉其功之大者，以為稱耳。成康以下，無制作之事故，以仁人稱之。而孔子每勉人以仁，為是故也。正唯二字，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况仁聖乎。蓋唯是也是如是也。正唯如後世政爾，故馬融解以正如所言也。况仁聖乎四字，不當文意。蓋孔子自言吾非仁

聖也。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赤輩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古包氏曰：禱，請於鬼神。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孔安國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者，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而不能自己，其初不請於

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古義疾甚，曰病。禱謂禱於鬼神，本乃臣子不得已之至情，然不宜請於病者而禱之。蓋子路既禱之，而欲伺夫子之意，以白其實。夫子亦知其既禱，故問有諸誅。古作調，說文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故書金滕之詞是也。禱祠于上下神祇，子曰：神地曰祇，雨當作祠。周禮曰：禱祠于上下神祇。子曰：神地曰祇，雨誦其所作誅詞如此。○舊說：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誤矣。子路為夫子禱疾，不宜引哀死之詞。且見禱爾神祇之詞，則知禱之語而非哀死之詞也。禱者，海過遷善以祈神之佑者也。夫子言吾禱之，非一日矣。豈更用禱乎？古者疾病有行禱五祀之禮。子路之請禱，固非無謂也。唯夫子之道度越群聖，特以道德為教，而不欲人之惑於鬼神。故曰：丘之禱久矣。蓋明人當自盡其道，而不可妄用禱。其示子路也切矣。○陳氏櫟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于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假爾泰筮儀禮
少牢饋食

徵誅。孔安國曰：禱篇名。仁齋先生曰：誅，古作調，說文曰：禱也。朱子以為死後之誅，是其意。訓爾為汝，而謂追言禱疾之事，以見惜死之意。然果如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且古文簡，誅累功德，豈及禱疾之事乎？且段使古人不諱，豈方疾革而舉死者之誅乎？爾語辭，如假爾泰筮有常之爾，禱篇筮祝文當相類。從孔說為是。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朱註謂有此理否，非矣。古人動求諸禮，宋儒動求諸理。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

號泣于旻天書
大禹謨

祭則受福禮記
禮器

行禱五祀乎路所以不引此而引誅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立之禱久矣是止子路之禱而安慰其心也朱子曰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夫既當禱矣何請不請之有是其意諸實無鬼神祭與禱皆虛文唯致吾誠耳故歸諸不得已之情乎爾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

哉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者所以敬夫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焉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親也仁人之於天災眚則禱亦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天也而乃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可謂不知敬天者已且子路當不請而請之是為小節孔子而拒之豈聖人愷悌之態乎其亦如子路愛孔子之心何然則子所以止之者何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焉然疾與兵其所以害生者同故吾得諸匡之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匡之畏子罕篇

命其言德之疾用敬祈天永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而其所以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焉。有其實焉。丘之禱矣。其事之有無未可知矣。且以其實言之。書曰。祈天永命。亦言敬天耳。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自後世言之者也。非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古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新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古義孫順也。固陋也。此極言奢之害也。蓋則無文彩。不孫則無名分。無文彩則徒無可觀者而已。至於無名分。則人道亡矣。聖人之所深戒也。論曰。先儒謂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非也。蓋崇本抑末。聖人之心也。故夫子每以儉教。六而深戒奢之害。苟仁熟義精。則或豐或約。無施不可。若有意執中。則必至於執一而廢百。故孔孟言禮而不言中也。

徵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僭上之失甚於固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古鄭玄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懼。

見

新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體心廣。

古義：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君子每要檢束，故其心所當自省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徵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程子以循理役於物為解，抑末矣。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古無注

新厲：嚴肅也。人之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

德行，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古義：厲，嚴肅也。此言聖人盛德之容，不待用力而自無偏倚也。若學者唯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苟而徒欲以力持守之，則有自然若夫不從事於禮，而徒欲以力持守之，則有恭而安不成者，不可不知焉。

徵溫而厲，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不然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子夏

曰：君子有三變者，盛德之容也。禮樂得諸身，謂之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

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禮樂者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溫聽其言，也厲見子張篇。

出類異于衆
也其言
也其言
也其言
也其言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子曰君子居則
安而動則敬
戰戰兢兢而
止日慎一日
終無虞也

論語徵集覽卷之七 終

十六

